



15
1125
19



門 45
號 1125
卷 19

淮南內篇第五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時則

桃李始華

始雨水桃李始華倉庚鳴引之曰次句內本無始字今
本有者後人據月令旁記始字因誤入正文也高注曰
自冬冰雪至此春分穀雨案春分穀雨四字乃後人所
改逸周書時訓篇雨水之日
桃始華則非春分穀雨時也呂氏春
秋注作自冬冰雪至此土發而耕故曰始雨水是首
句有始字也又曰桃李於是皆秀華是次句無始字也
月令桃始華倉庚鳴皆三字為句若無始字則句法參



差矣此文桃李華倉庚鳴亦三字為句若加一始字則句法又參差矣故桃李華不言始而桃李華則言始倉庚鳴不言始而蟬鳴則言始蟬鳴言始而寒蟬鳴則不言始皆變文協句也呂氏春秋仲春篇正作桃李華

角斗稱

角斗稱高注曰斗稱量器也念孫案稱皆當為桶桶稱字相近又涉注內衡石稱也而誤說文桶木方受六升廣雅曰方斛謂之桶斗桶為一類故高注以桶為量器若作稱則非量器矣月令作角斗甬鄭注曰甬今斛也呂氏春秋作角斗桶高彼注與此注同史記商君傳平

斗桶義亦同也下文仲秋之月角斗桶桶字亦誤作稱

撲曲

具撲曲筥篚高注曰撲特也三輔謂之撲撲讀南陽人言山陵同曲薄也呂氏春秋季春篇作挾曲高注曰挾讀曰朕三輔謂之挾關東謂之得月令作曲植鄭注曰植槌也念孫案撲與挾皆棧字之誤撲字本作挾形與挾亦相近棧讀若朕架蠶薄之木也特陟革反呂氏春秋注關東謂之得乃得字之誤得與特同見玉篇說文棧槌之橫者也方言作檠云槌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槌其橫關西曰檠齊部謂之特郭

璞曰槌縣蠶薄柱也朕字古音本在蒸部讀若澄清之
說文騰騰騰騰騰騰騰勝十一字並從朕聲淮南要略形埒之朕與應為韻又兵略篇凡物有朕唯道無朕文子說文朕字從夂朕聲或作凌從夂凌聲自然篇朕作朕說文朕字從夂朕聲或作凌從夂凌聲
是朕凌古同聲故呂氏春秋注云朕讀曰朕此注云朕讀南陽人言山陵同

以雉嘗黍

天子以雉嘗黍高注曰雉新雞也念孫案古無謂新雞為雉者雉皆當為雞字之誤也廣雅釋言云雞雞也曹憲音而絹而緣二反郭注爾雅釋言云今呼少雞為鷄鷄與雞同少雞即新雞故高注云雞新雞也月令作以雞嘗黍其義一

也左思蜀都賦巖穴無研縱翳替無麋鷄麋鹿子也義與雞亦相近茅一桂不知雉為雞之誤而改雉為雞莊本同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馬政

班馬政高注曰馬政掌馬官也念孫案馬政本作馬正注故高以為掌馬官呂氏春秋仲夏篇班馬正高彼注亦云馬正掌馬之官是其證月令作馬政鄭注云馬政謂養馬之政教引周官廋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鄭說是也高不知正為政之俗字故訓為掌馬之官若字本作政則亦當訓為政教矣後人依月令改正為政

而不知其戾於高注也

白鍾

孟秋之月，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鍾。念孫案：白鍾之白，因上文而行。春鼓琴瑟，夏吹竽笙，秋撞鍾，冬擊磬。石鍾上，不宜有白字。而北堂書鈔歲時部二，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太平御覽時序部九，引此皆有白字，則其誤久矣。

其兵戈

其兵戈，念孫案：戈當為戊，字之誤也。說文：戊，大斧也。從戈，ㄥ聲。ㄥ音厥。司馬法曰：夏執元戊，殷執白戚，周左杖黃

戊，右把白髦。徐鍇曰：今作鉞。說文：鉞，車鑿聲也。從金，戊聲。詩曰：鑿聲鉞。鉞，今詩作

噦。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竝作其兵鉞，是其證也。四

時之兵，春用矛，夏用戟，季夏用劍，秋用戊，冬用鍬。五者

皆不同類。戈與戟同類，夏用戟，則秋不用戈矣。莊二十

五年穀梁傳：天子救日，陳五兵。徐邈曰：矛在東，戟在南

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彼言鉞在西，正與此秋用

戊同義。又案說文引司馬法作戊，今經傳皆作鉞，未必

非後人所改。此戊字若不誤為戈，則後人亦必改為鉞

矣。史記周本紀：斬以元鉞。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作元戈，戈亦戊之誤。

迎秋

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於西郊念孫案迎秋本作迎歲後人依月令改之耳上文孟春孟夏及下文孟冬竝作迎歲高注曰迎歲迎春也又曰迎歲迎夏也則此亦當云迎歲迎秋也後人既改迎歲為迎秋又刪去高注斯為妄矣孟冬下亦刪去迎歲迎冬也五字而正文迎歲尚未改

戴桂

命太僕及七騶咸駕戴桂劉績曰戴桂記作載旌旄疑桂乃旌字之誤念孫案劉說是也隸書旌字或作桂與桂相似而誤載戴古字通

至國而后已

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后已念孫案后字後人所加季春言從國始至境止季秋言從境始至國而已已亦止也無庸加后字

鵲加巢

鵲加巢高注曰鵲感陽而動上加巢也念孫案加讀為架謂構架之也召南鵲巢箋曰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釋文架之俗本或作加功案之作功者非架作宗讀加為架是也匡謬正俗謂加功力作巢非是本經篇大夏曾加高注謂以材木相乘架是加架古字通此言鵲加巢即鄭箋所謂冬至架之者非謂增加其巢也天文篇曰日冬至鵲始

加巢月令曰季冬之日鶴始巢義竝與此同召南正義引推度災云鶴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是也

青土

東方之極自竭石舊本石下有山字後人所加也太平御覽地部二引此無山字尚書大傳亦無今據刪竭竭古字通道藏本茅本竝作竭石史記貨殖傳龍門竭石字亦如此劉本改竭為竭而莊本從之皆未達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樽木之地假借之義青土樹木之野引之曰青土當為青邱字之誤也御覽已誤本經篇繳大風於青邱之野今本野誤作澤辨見本經高注曰青邱東方之邱名即此所云東至青邱之野也呂氏春秋求人篇亦云禹東至樽木之地日出之野青邱之鄉

海外東經云青邱國在朝陽北逸周書王會篇青邱狐九尾孔晁曰青邱海東地名服虔注漢書司馬相如傳云青邱國在海東三百里

閉關閭

閉關閭大按客念孫案古書無以關閭二字連文者關當為門此涉上文關梁而誤也上文及天文篇竝云閉門閭大按客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云閉門閭大按索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引此作守門閭

以塞姦人已德

蚤閉晏開以塞姦人已德執之必固念孫案塞本作索

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蚤閉晏開以索姦人，即上文所謂閉門閭大接客也。下句姦人已得，正謂索而得之。若改索為塞，則與下句義不相屬矣。姦人下當更有姦人二字。德讀為得，蚤閉晏開以索姦人，姦人已得，執之必固，皆以四字為句。若弟三句無姦人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地部二，引此塞作索，德作得是也。但無姦人二字，則所見本已誤。

格

夏行冬令，格高注曰：格，竝也。象冬，斲刑，恩澤竝格，不流下，引之曰：高說非也。格讀為落，謂夏行冬令，則草木零

也。格字從木各聲，古讀如各。說見唐韻正格與落聲相近。

字相通。史記酷吏傳置伯格長，徐廣曰：古村落字亦

作格。村落之落，通作格。猶零落之落，通作格也。月令云：

仲夏行秋令，則草木零落。管子幼官篇：夏行冬政，落四時

篇同尹知章曰：寒氣肅殺，故凋落也。春秋繁露五行五事

篇云：秋行冬政，則落。又云：夏行冬政，則落，皆其明證矣。

淮南內篇第五

淮南內篇第六

淮南內篇第六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覽冥

尚棗

夫瞽師庶女位賤尚棗權輕飛羽高注曰尚主也棗棗
耳棗廣雅作棗棗名也主是官者至微賤也引之曰主泉耳
之官書傳未聞尚泉蓋卽周官典泉下士二人者典亦
主也見周官典婦功注言典泉本賤官瞽師庶女則又賤於典
泉泉謂麻泉非謂泉耳也

右秉白旄 余任

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瞑目而撫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念孫案右秉白旄秉本作執此後人依牧誓改之也論衡感虛篇引此正作執論衡稱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云云其十二句皆與此同是所引即淮南之文也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三十六皇王部九引此亦作執泰族篇亦云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執與秉同義無煩據彼以改此也任當爲在字之誤也道應篇本在於身余在爲句天下誰敢害吾意者爲句孟子引書曰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句法與此相似論衡感虛篇

藝文類聚儀飾部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三十六皇王部九儀式部一引此竝作余在害讀爲曷古字以害爲曷通見詩書曷止也言誰敢止吾意也爾雅曷遏止也商頌長發篇則莫我敢曷荀子議兵篇引作則莫我敢遏

酒湛溢

故東風至而酒湛溢高注曰東風木風也酒湛清酒也米物下湛故曰湛木味酸酸風入酒故酒酢酢即酸也今本作醉乃後人所改文選七啟注太平御覽天部九引此竝作醉今據改而湛者沸溢物類相感也念孫案如高說以酒湛爲清酒則當言湛酒溢不當言酒湛溢故又申之曰酒酢而湛者沸溢始失之迂

矣今案湛溢二字當連讀湛與淫同

爾雅久雨謂之淫論衡明零篇久雨

為湛即淫也湛字或作沈微子我用沈酏于酒沈酏即淫酏史記宋世家紂沈酒于酒太史公自序帝幸湛酒楊雄充祿勳箴紂淫酒于酒即湛酒樂書流沔沈氏沈佚即淫沈與湛沈義同而字亦相通考工記恍先淫之以蠶杜子春云淫當為湛齊語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管子小匡篇淫作沈莊子天下篇禹沐甚雨崔謨本甚作湛音淫淮南淫溢猶衍溢也酒性溫故東風脩務篇作禹沐淫雨至而酒為之加長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曰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故陽益陽而陰益陰義與此同也

煙

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引之曰煙當為燦字之誤也

高注同

說文燦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曰燦逆火也旱雲燦火涔雲波水猶言旱雲如火涔雲如水耳燦火與波水對文若作煙火則與下句不類矣又齊俗篇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煙亦當為燦燦之上尋猶言火之上尋故與水之下流對天文篇曰火上尋水下流是其證也若以煙水相對則非其旨矣藝文類聚火部煙下引此作煙之上尋則此字之誤已久又人閒篇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煙亦當為燦突隙之煙不能焚屋明是燦字之誤說林篇曰一家失燦百家皆燒是其證也太平御覽蟲豸部四引此正作突卻之

燦世人多見煙少見燦故諸書中燦字多誤作煙說見
呂氏春秋煙火下

夫陽燧

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念孫案夫陽燧本作
夫燧今本有陽字者後人所加也彼蓋誤以夫爲語詞
又以天文篇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方諸見月則津而
爲水故加入陽字不知夫燧卽陽燧也夫燧與方諸相
對爲文周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遂與燧同鄭注
曰夫遂陽遂也下文云夫燧之取火慈石之引鐵竝以
夫燧二字連文故高注云夫讀大夫之夫則夫非語詞

明矣

故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使無事焉

故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使無事焉惟夜行者爲能
有之高釋上四句曰欲致化四夷者當以無爲無爲則
夷荒自至欲親近者當以無事無事則近人自親附之
念孫案高說非也親近者使無事焉使當作言無爲無
事猶今人言無用也此言使不足以召遠言不足以親
近惟誠足以動之耳今本言作使者涉上句使字而誤
高云欲親近者當以無事以字正釋使字則所見本已
誤作使管子形勢篇曰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

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之也

形勢解曰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故欲民者先起其利雖

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為焉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道之不厚遇之無實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行德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此即淮南所本文子精誠篇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也

曰夫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能

有之又本於淮南也

或謂文子所用乃管子之文非淮南之文今知不然者淮南唯此五

句與管子同其上下文皆管子所無也文子上下文皆與淮南同則皆本於淮南明矣又管子作唯夜行者獨有之淮南作惟夜行者為能有之文子與淮南同是此五句亦本於淮南非本於管子也

欲以生姝歾之人

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姝歾之人念

孫案下欲字因上欲字而行欲倍偏枯之藥而以生姝

歾之人作一句讀不當更有欲字高注曰欲倍其劑以

生已歾之人則無下欲字明矣

取火於日

夫燧之取火於日念孫案於日二字因上文取火於日

而行夫燧之取火慈石之引鐵蟹之敗漆葵之鄉日各

相對為文則此處不當有於日二字

近之則遠 延之則疏

夫道之與德若葦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不得其

道若觀儵魚念孫案近之則遠遠當作疏此涉上句遠

字而誤也德革為韻疏魚為韻若作遠則失其韻矣泰族篇遠之則邇延之則疏亦與除虛餘為韻泰族篇之延字當作近今據泰族之疏字以正此篇遠字之誤并據此篇之近字以正泰族延字之誤文子精誠篇正作近之即疏

聖若鏡

故聖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念孫案聖下脫人字意林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服用部十九引此竝有人字莊子應帝王篇至人之用心若鏡文子精誠篇是故聖人若鏡亦皆有人字

非乃得之也

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念孫案非字義不可通行文也高注云自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則無非字明矣劉本作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此依文子精誠篇改

元雲之素朝

若乃至於元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高注凍雨也字從冫不從雨各本皆誤作凍今改正爾雅暴雨謂之凍郭璞曰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為凍雨離騷云使凍雨兮灑塵是也凍音東西之東念孫案元雲之素朝衍之字高注曰元黑素白也是元雲素朝相對為文雲下不當有之字

且兩句皆以四字為句，加一之字，則句法參差矣。文選南都賦魏都賦注引此皆無之字。

蛇鱣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邱山，暫巖。

不敢咆，猿狖顛蹶而失木枝，又況直蛇鱣之類乎？念孫案下言又況直蛇鱣之類，則上文著泥百仞之中者，非

謂蛇鱣也。且蛇鱣在淺水之中，亦不得言百仞。蛇當作

𧈧，𧈧與鼃同。史記太史公自序鼃鱣與處索隱本作𧈧

同鱣與鼃同。說文鱣魚也，皮可以為鼓。夏小正傳刺鱣

其尾鼓且伏於深淵而不敢出，況蛇鱣音

其腹言𧈧鱣徒何反且伏於深淵而不敢出，況蛇鱣音

之類乎？今本𧈧作蛇者，涉上下文蛇鱣而誤。

引之曰：暫巖乃高峻貌，龍乘風雨而熊羆畏避，則當伏

於幽隱之地，山顛高峻，非所以藏身也。暫巖當作之巖。

王逸注七諫曰：巖穴也。莊子山木篇豐狐言熊羆匍匐

於邱山之穴而不敢出也。下文虎豹襲穴而不敢咆，正

與此同義。且𧈧鱣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邱山之巖，

二句相對為文。若作暫巖，則義不明而句亦不協矣。暫

字蓋出後人所改。後人誤讀巖為暫巖，

燕雀佼之。

鳳皇之翔至德也，燕雀佼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宇宙。

之間高注曰燕雀以為能佼健於鳳皇也念孫案高說非也佼讀為姣廣雅曰姣侮也言燕雀輕侮鳳皇也上文云赤螭青蚪之游冀州也蛇鱗輕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是其證也作佼者俗字耳佼侮之佼通之佼通作佼陳風月出篇佼人僚兮是也作佼猶佼好

羽翼

羽翼弱水暮宿風穴念孫案羽翼弱水四字文不成義羽翼當為濯羽故高注云濯羽翼於弱水之上今本作羽翼即涉注內羽翼而誤也舊本北堂書鈔地部二穴下引此正作濯羽弱水暮宿風穴陳禹謨本刪去文選辯命論

注白帖九十四竝同說文鳳濯羽弱水莫宿風穴即用淮南之文

歸忽

騁若飛驚若絕縱矢躡風追焱歸忽高注曰縱履也足疾及箭矢躡蹈也追焱及之焱光中有影者忽然便歸皆言疾也念孫案高謂焱為光中有影者於古無據又言忽然便歸亦失之焱忽皆謂疾風也爾雅扶搖謂之焱郭璞曰暴風從下上也說文飈扶搖風也飈疾風也飈飈通作焱忽張衡思元賦曰乘焱忽兮馳虛無是也追焱歸忽即承上躡風而申言之歸忽猶言歸風說林

篇曰以兔之走使大如馬則逮日歸風是也縱矢躡風追疾歸忽二句相對為文若以歸忽為忽然便歸則與上文不類矣

日入

朝發樽桑日入落棠高注曰樽桑日所出也落棠山名日所入也念孫案日入當為入日今本作日入蓋涉高注日所入三字而誤不知高注自謂落棠山為日所入非正釋入日二字也入日者及日於將入也朝發樽桑謂與日俱出入日落棠謂與日俱入上言追疾此言入日皆狀其行之疾也若云日入落棠則非其指矣上文

云鳳皇徑躡都廣入日抑節正與此入日落棠同意海外北經夸父與日逐走入日郭璞曰言及日於將入也意亦與此同

踰於六馬

嗜欲形於胷中而精神踰於六馬陳氏觀樓曰踰當為踰字之誤也踰曉也言馬曉人意也太平御覽獸部八引此正作踰

律治陰陽之氣

以治日月之行律今本此下有高注云律度也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陳氏觀樓曰律下本無治字律陰陽之氣與上下

相對為文讀者誤以律字上屬為句則陰陽之氣四字
文不成義故又加治字耳高注律度也三字本在律陰
陽之氣下傳寫誤在律字之下陰陽之上隔斷上下文
義遂致讀者之惑念孫案文子精誠篇作調日月之行
治陰陽之氣此用淮南而改其文也後人不知律字之
下屬為句故依文子加治字耳

熾炎 浩洋

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念孫案炎當為焱字之
誤也說文焱火華也玉篇弋贍切廣韻熾力驗切熾焱
火延也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引此作熾焱與廣韻合洋

當為熹亦字之誤也玉篇熹弋沼切司馬相如上林賦
灑熹潢漾郭璞曰皆水無涯際貌也左思魏都賦河汾
浩泔而皓熹李善注引廣雅曰皓熹大也灑皓竝與浩
通御覽地部二十四引此作浩熹皇王部三引此作皓
熹熾焱浩熹皆疊韻浩洋則非疊韻蓋後人多見炎洋
少見焱熹故焱誤為炎熹誤為洋矣

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

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
絕止之念孫案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當依文子精誠
篇作陰陽所擁擁壅古字通沈滯不通者今本所上衍之字

沈下脫滯字則句法參差且與下文不對若以雙沈二字連讀則文不成

不成

眇眇

當此之時臥倨倨興眇眇俗書眇字如此高注曰倨倨臥無思

慮也眇眇然視無智巧貌也念孫案眇眇當為盱盱

字本作盱形與眇相近故誤為眇脩務篇以身解於陽盱之河今本盱誤作

盱晉書陸機傳豪士賦序莊子應帝王篇其臥徐徐其

覺于于司馬彪曰于于無所知貌正與高注無智巧之

意相合盜跖篇曰臥居居起于于于與盱聲近而義同

也說文盱張目也倨真篇曰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

身而載聽視魯靈光殿賦鴻荒朴略厥狀睢盱張載曰

睢盱質朴之形劇秦美新曰天地未祛睢盱盱故高

云盱盱然視無智巧貌也若盱為邪視則與無智巧之

意不合矣且莊子以徐于為韻居于為韻此以倨盱為

韻若作眇則失其韻矣

蝮蛇

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念孫案

蝮蛇本作蟲蛇此後人妄改之也禽獸蟲蛇相對為文

所包者甚廣改蟲蛇為蝮蛇則舉一漏百且與禽獸二

字不類矣文子精誠篇正作禽獸蟲蛇韓子五蠹篇亦

云、人民不勝禽獸蟲蛇、

服駕應龍、援絕瑞、且與禽屬二

名聲被後世、光輝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虬、援

絕瑞、念孫案重字義不可通、爾雅釋魚疏引此作光輝

熏萬物是也、熏猶熏炙也、謂光輝熏炙萬物、韓詩外傳曰、名聲足

以薰炙之、薰與熏同、故高注曰、使萬物有輝光也、服應龍、驂青虬

相對為文、故高注曰、在中為服、在旁為驂、服下不當有

駕字、此後人據高注旁記駕字、因誤入正文也、不知高

注駕應德之龍、是解服應龍三字、非正文內有駕字也、

一切經音義一、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及爾雅疏、引此俱

無駕字、援絕瑞、本作援絕應、此亦涉注文而誤也、案正

文作絕應、故注釋之曰、殊絕之瑞應、若正文本作絕瑞、

則無庸加應字以釋之矣、爾雅疏引此作絕瑞、則所見

本已誤、御覽引此正作絕應、

塙裂

植社槁而塙裂、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塙字、

塙當為塙、隸書之誤也、隸書塙字或作塙、塙字或作塙、

子侯表、塙葭、康侯澤、史記作塙、殷又匈奴傳、郎中係塙、

淺、史記作係、塙、說文、塙、木也、今作塙、玉篇、塙、胡故切、

好兒、或作塙、說文、塙、裂也、又曰、塙、塙也、塙、塙、古字通、賈

莎蘋

無理

田無立禾路無莎蘋金積折廉壁襲無理磬龜無腹著

策日施高解路無莎蘋日莎蘋讀猿猴蹠蹠之蹠案爾雅曰

狸狐貉豺醜其足蹠其跡丸丸與蹠同狀如葳莎草名

也引之曰莎蘋本作蘋莎故高注先釋蘋後釋莎道藏

本誤作莎蘋洪興祖楚辭九歌補注引此已誤注內蘋上又衍一莎字

劉績不能是正反移莎字之注於前以就已誤之正文

斯為謬矣莊本同莎與禾贏施為韻各本贏作理乃後人所改辭見下施字古

高解壁襲無理曰壁文襲重言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

理也文子上禮篇無理作無贏引之曰贏當作贏淮南

原文當亦是贏字非理字本經篇冠無觚贏之理高彼

注云贏讀指端贏文之贏今本贏字皆誤為贏莊本改

贏作觚贏贏字古亦讀若贏故與贏通也本經篇又曰

贏鏤雕琢詭文回波贏鏤亦謂轉刻如贏文也故彼注

云贏鏤文章鏤今本贏字亦誤為贏指端贏文今人猶有此語謂其文之

旋轉如贏也壁形圓故謂其文曰贏久而漫滅故曰無

贏此注壁文上當有贏字贏壁文是釋贏字之義襲重

是釋襲字之義言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理也是統釋

壁襲無贏四字之義文子作無贏而此注言無文理故

知其字之本作贏也後人不解贏字之義又見注內有

無文理之語遂改羸為理而不知注內壁文二字正釋羸字也且羸與禾莎施為韻改羸為理則失其韻矣

高重京

大衝車高重京高注曰古者伐不敬取其鯨鯢收其骸尸聚土而瘞之以為京觀故曰高重壘京觀也念孫案高重京京當為壘注云故曰高重壘即其證也注京觀也上當更有一壘字壘京觀也四字即承上注言之今本正文壘作京涉注文京觀而誤注內又脫一壘字文子上禮篇作高重壘是其明證矣高以上文言濫殺故謂重壘為京觀今案衝車所以攻重壘所以守此二句

別為一義高重壘即所謂深溝高壘非京觀之謂也

枕格

廝徒馬圉駟車奉饗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舛高注曰奮首民疲於役頓仆於路僅能搖頭耳言疲困也格搨牀也言收民役賦不畢者搨之於格上不得下故曰枕格而舛念孫案高說枕格之義非也格音胡格反與輅同謂輓車之橫木也晏子春秋外篇曰擁轅執輅漢書婁敬傳敬脫輓輅應劭曰輅謂以木當胷以輓輦也見文選西孟康音胡格反身枕格而舛謂困極而仆京賦注

身枕輓車之木而歿也。兵略篇曰：百姓之挽輅，首路歿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高彼注曰：輅，輓輦橫木也。挽輅首路而歿，卽此所謂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歿也。人閒篇又曰：羸弱服格於道，病者不得養，歿者不得葬。兵略篇作輅，此及人閒篇作格，字異而義同也。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歿，皆承上人羸車弊而言。若以身枕格，句爲歿於擄掠，則與上文全不相屬矣。

天而不天於人虐 合而爲一家

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天於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合而爲一家。念孫案：天而不天於人虐也，天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因上文天下而誤衍也。太平御覽兵部七十引此無天字。天下合而爲一家，合上脫不字。太平御覽引此有不字。文子上禮篇同。

鑿竇而出水 毀瀆而止水

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念孫案：出當爲止，字之誤也。欲止水而鑿竇，則水從竇入而愈不可止。若鑿竇而出水，則固其竇耳。文子精誠篇：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卽用淮南之文。又說林篇：若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毀當爲鑿。太平御覽火部俗書鑿字，或作鑿，因誤。

而為毀顏氏家訓書證篇說俗字云鼓外設皮鑿頭生毀瀆與竇同意林引此
正作被蓑救火鑿瀆止水今據說林之止水以正出字
之誤并據此篇之鑿竇以正說林毀字之誤

井植生梓 林無柘梓

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又本經篇
山無峻榦林無柘梓高注曰梓滋生也念孫案梓皆當
為梓梓古槩字也說文櫛伐木餘也商書曰若顛木之
有冑櫛或作槩古文作梓梓字從木全聲說文全小爾雅
羊也從羊大聲或省作全爾雅梓餘也李巡曰梓槁木之餘也釋文梓本或作梓盤
庚若顛木之有由槩釋文槩本又作梓馬云顛木而肆

生曰梓魯語山不槎槩韋注曰以株生曰槩槩梓櫛竝
與梓同是梓為伐木更生之名故高注曰梓滋生也又
說文冑木生條也商書曰若顛木之有冑梓是條與梓
義相近故此篇云井植生梓溝植生條倣真篇百事之
莖葉條梓高注云梓讀詩頌苞有三槩同是其明證矣
又倣真篇十人養之一人拔之今本十誤作一則必
誤作十辨見倣真無餘梓高注亦讀梓為槩梓字篆文作梓隸變作梓形
與梓相似因誤為梓矣

河九折注於海 崑崙之輸也

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念孫案藝文

類聚水部上初學記地部中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及
文選海賦注引此竝云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絕者有
崑崙之輸也較今本為長

淮南內篇第六

淮南內篇第六
精神
二月而胎三月而胎四月而胎
一月而膏二月而胎三月而胎四月而胎
念孫案文子
九守篇作一月而膏二月而胎三月而胎四月而胎廣
雅釋親作一月而膏二月而胎三月而胎四月而胎與
此或同或異又爾雅釋詁釋文及文選江賦注引此竝
作三月而胎亦與今本異

淮南內篇第七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精神

二月而胎三月而胎四月而胎

一月而膏二月而胎三月而胎四月而胎

念孫案文子

九守篇作一月而膏二月而胎三月而胎四月而胎廣

雅釋親作一月而膏二月而胎三月而胎四月而胎與

此或同或異又爾雅釋詁釋文及文選江賦注引此竝

作三月而胎亦與今本異

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念孫案文子作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說肝腎肺之所主，與此互異，而多脾主舌一句。案此言五藏之主，五官不當獨缺脾與舌。下文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卽承此文言之。則此當有脾主舌一句，但未知次於何句之下耳。白虎通義亦曰：脾繫於舌。

三百六十六日 三百六十六節

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念孫案三百六十六日，三百六十六節，本作三百六十日，三百六十節。後人以堯典言朞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故於上句加六字，因併下句而加之也。不知三百六十日，但舉大數言之。繫辭傳曰：乾坤之策，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是也。若人之骨節，則諸書皆言三百六十。呂氏春秋本生篇曰：則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達鬱篇曰：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太平御覽人事部一引公孫尼子曰：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也。皆其證矣。春秋緜露人，副天數篇曰：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分。今本分作六，亦是後人所改。上文云：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卽其證。今依上文改。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淮南天文篇亦曰：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

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此皆以十二統三百六十，猶十二律之統三百六十音也。見天不得言三百六十六明矣。太平御覽引此已誤，文子九守篇正作三百六十日，三百六十節。

肝為風 脾為雷

故膽為雲，肺為氣，肝為風，腎為雨，脾為雷。高注曰：肝木也，木為風生，故為風。念孫案：肝為風，本作脾為風。注肝木也，本作脾木也。脾為雷，本作肝為雷。皆後人改之也。上注曰：肝，金也，是高不以肝為木也。時則篇春祭先脾注引一說曰：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是脾為木也。說詳經義述聞

月脾屬木而木為風生，故曰脾為風。脾為風，則肝為雷矣。上四句皆有注，而肝為雷下獨無注者，後人改肝為脾，則與注不合，故刪之耳。五行大義論人配五行篇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一，引此竝作脾為風，肝為雷，文子九守篇同。

氣志

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念孫案：氣，可言五藏之使候，志不可言五藏之使候。氣志當為血氣。此涉下文氣志而誤也。上文曰：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腎腹充而嗜欲省矣。下文曰：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故曰：血氣者，五藏之

使候文子九守篇正作血氣

使口爽傷

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高注曰爽病病傷滋味也念孫案使口爽傷本作使口厲爽注本作厲爽病傷滋味也大雅思齊箋曰厲病也逸周書謚法篇曰爽傷也廣雅故云厲爽病傷滋味也後人以韻書爽在上聲與明聰揚三字音不相協故改厲爽為爽傷不知爽字古讀若霜正與明聰揚為韻衛風氓篇女也不爽與篇其德不爽與襄光忘為韻楚辭招魂厲而不爽與方梁行芳美漿鷓鴣鯉觴涼妨為韻案爽字古皆讀若霜毛

詩楚辭而外故老子五味令人口爽亦與旨聾狂妨為韻而莊子天地篇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亂耳使耳

不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趣舍滑心使性飛揚即淮南所本也且爽即是傷若云使口爽傷則是使口傷傷矣

文子九守篇作使口乃既改正文之厲爽為爽傷又改

注文之厲爽為爽病甚矣其謬也諸書無訓爽為病者

也不聰聽無聞也厲爽病傷滋味也飛揚不從軌度也皆先列正文而後釋其義今改厲爽為爽病則與上下注文不類矣

孰知

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歿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念孫

案孰知下有脫文劉本作孰知之哉此以意補不可從
諸本及莊本同

心之暴

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念孫案暴當依文子九守篇作累字之誤也上文曰好憎者使入之心勞故曰好憎者心之累也作暴則非其指矣原道篇曰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語意略與此同

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

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

開念孫案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本作與陰合德與陽同波後人以原道篇云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據彼以改此也不知波與化為韻自其生也天行至不若如後人所改則失其韻矣文子九守篇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即用淮南之文莊子天道篇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刻意篇同又淮南所本也

正肝膽

正肝膽遺耳目念孫案正當為亾字之誤也亾與忘同

邶風綠衣箋亾之言忘也荀子勸學篇怠慢忘身大戴禮作亾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

眾也韓子十過篇作凶又韓子難二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凶歸齊策老婦已凶矣趙策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凶之竝與忘同忘肝膽遺耳目遺亦忘也若云正肝膽則義與下句不類矣莊子大宗師篇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即淮南所本傲真篇又云忘肝膽遺耳目

如景之放

如光之耀如景之放劉績依文子九守篇改放為效念孫案劉改是也如景之效謂如景之效形也效與耀為韻若作放則失其韻矣

石礫 顛醜

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

毛嬙西施猶顛醜也今本注曰顛頭也方相氏黃金四

目衣赭稀世之顛貌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顛醜言極

醜也此注既經後人妄改又多譌脫辭見下引之曰石礫本作礫石說文

礫小石也逸周書文傳篇云礫石不可穀楚辭惜誓相

與貴夫礫石王注云相與貴重小石也韓詩外傳云太

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皆其證也石與客魄為韻

若作石礫則失其韻矣古韻石在鐸部礫在藥部兩部絕不相通此非精於三代秦漢

之音者不顛醜本作俱魄此魄誤為醜醜與魄草能辭也後人

又改俱為顛耳後人以荀子非相篇面如蒙俱楊倞曰

俱方相也周官方相氏注云如今魃頭魃與顛俱同遂誤以

俱為俱頭之俱，又以說文俱頭字作顛，故改俱為顛。不知俱醜本作俱醜，乃請雨之士人，非逐疫之顛頭也。俱醜一作欺醜，又作欺顛。劉子仲尼篇：若欺醜焉，而不可與接。張湛曰：欺醜，土人也。釋文曰：醜，片各反。字書作欺顛。文選應璩與岑文瑜書注曰：淮南子曰：視而施毛媯，猶俱醜也。高誘曰：俱醜，請雨土人也。皆其明證矣。視毛媯而施如俱醜者，謂視如土偶，非謂視如顛頭也。且醜與石客為韻，若作顛醜，則失其韻矣。集韻俱字注云：淮南祈雨土偶人曰俱，但言俱而不言俱醜，似所見本醜字已誤作醜。然俱字尚未改作顛，且高氏請雨土人之

注亦未嘗改也。今則正文既改，而高注亦非其舊矣。

生時于心

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為春，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高注曰：若是者合於道，生四時化其心也。言不干時害物也。劉績曰：案文子作則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九守篇莊子作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德充符篇則干乃于字之誤。念孫案高注生四時化其心也，當作生四時之化于其心也。此是釋生時于心之義。生時于心而與物為春，則是順時以養物。故注又云：言不干時害物也。今本正文于字作干，即涉注文干時而誤。

無損於心

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念孫案無損於心於衍字也戒形與損心綴宅與耗精皆相對為文則損下不當有於字莊子大宗師篇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外即淮南所本

樸桷

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斲高注曰樸采也念孫案如高注則樸為樣之誤也隸書樸或作樣樣或作樣二形相近故樣誤為樸樣即今椽栗字也說文曰樣榭實又曰榭柔也其實草今借用阜一字俗作阜一

曰樣又曰草斗櫟實一曰樣斗高注呂氏春秋恃君篇曰椽早斗也其狀似栗應劭注漢書司馬相如傳曰櫟采木也韓子五蠹篇曰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引韋昭漢書注曰采椽櫟榱也合觀諸說櫟一名榭一名柔一名采其實謂之早亦謂之樣是樣為采實而非采也然司馬彪注莊子齊物論篇云茅椽子也茅與柔同則采亦謂之樣矣故韓子言采椽不斲此言樣桷不斲而高注亦訓樣為采也又案說文樣字今書傳皆作椽蓋後人所改也此樣字若不誤為樸則後人亦必改為椽矣

奇異

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莊氏伯鴻曰奇異本皆作奇味唯藏本作異念孫案作味者是也上文高臺層榭指宮室言之與樣桷素題相對下文文繡狐白指衣服言之與布衣鹿裘相對此文珍怪奇味指飲食言之與糲粢藜藿相對若云珍怪奇異則不專指飲食失其指矣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太平御覽皇王部五百穀部六文選劉琨答盧諶詩注引此竝作奇味

天下之細

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念孫案天下之細天下當為萬物此涉上天下之輕而誤也上文云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又云堯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此輕天下之具也禹視龍猶螻蛄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此文知天下之輕承上堯輕天下而言知萬物之細則承上禹細萬物而言今本萬物作天下則與上文不合

獨住

輕舉獨住忽然入冥念孫案住當為往謂輕舉而獨行

也若作住則與忽然入冥句義不相屬矣隸書從彳從

彳從圭從主之字多相亂故往誤為住莊子養生主篇郭注不在理上

往釋文往一本作住

乃性乃使始

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

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益瓠之足羞

也念孫案性字義不可通性當為始古人多以乃始二

字連文倣真篇曰乃始昧昧楸楸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間又曰儒墨乃始剗道而議

分徒而訟管子版法篇曰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莊子馬蹄篇曰民乃始踈踈好知爭歸於利在宥篇曰之八者

乃始嚮卷倉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荀子儒效篇曰狂惑懸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

明其辟稱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王自聽之亂乃始生呂氏春秋禁塞篇曰雖欲幸而勝禍乃始長乃始

猶然後也藝文類聚禮部中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

十七禮儀部十一樂部二十二器物部三引此竝作乃

始又本經篇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乃使

始為之撞大鍾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案

乃始二字之間不當有使字此因始使聲相亂而誤衍

也主術篇曰故民至於焦唇沸肝有今無儲而乃始撞

大鍾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所由生矣是其證

夫以天下為者

藏詩書脩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瓠之徒也

夫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矣念孫案夫以天下為者以
上當有無字無以天下為者承上文許由而言莊子逍遙遊篇
許由曰予無所用天下為讓王篇學之建鼓對拊盆叩
日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
飯而言言無以天下為者其於世俗之學者猶建鼓之
於盆飯也今本以天下上脫無字則義不可通文子九
守篇正作無以天下為者

尊于天下

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念孫案尊本作貴此涉上文
尊執厚利而誤也此言生貴而天下賤非言生尊而天
下卑高注故曰生貴於天下即其證呂氏春秋知分篇
注引此亦作貴泰族篇亦云身貴於天下

若昧

故覺而若昧道藏本如是尚存昧字生而若死舊本生
左畔別本作昧九非字今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為一體高注曰昧暗
也厭也厭於并反楚人謂厭為昧引之曰昧與厭義不
相近昧皆當為昧音米字之誤也注中暗也二字乃後人
所加說文癡寐而厭也字通作昧西山經鶉鷩服之使
人不昧郭璞曰不厭夢也引周書王會篇云服者不昧
莊子天運篇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司馬彪曰昧厭也
是昧與厭同義故高注亦云昧厭也楚人謂厭為昧後

人不知昧為昧之譌而誤讀為暗昧之昧遂於注內加暗也二字何其謬也且昧與夙體為韻若作昧則失其韻矣

內總其德

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念孫案總字義不可通總當為愁愁與摯同鄉飲酒義秋之愁讀為摯說文摯束也外束其形內摯其德其義一也摯斂也倣真篇內愁五藏外勞耳目義亦與此同俗書總字或作摯又作愁與愁相似愁誤為愁後人因改為總耳文子上禮篇正作外束其形內愁其德

無益情者四句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於性者不以滑和念孫案便於性二句義不可通且與上文不對劉績依文子九守篇改為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當是也

貪富貴 直宐

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宐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高注曰宐猶但也念孫案貪上當有不字直下不當有宐字宐即直之誤而衍者也高注宐字亦當為直直之言特也祭義曰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孟子梁惠王篇曰直不百步

耳是亦走也莊子德充符篇曰某也直後而未往耳齊策曰衍非有怨於儀直所以為國者不同耳義竝與特同呂氏春秋忠廉篇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高注曰特猶直也鄒風柏舟篇實維我特韓子特作直史記叔孫通傳吾直戲耳漢書直作特言子夏非能不貪富貴不樂侈靡特以義自強耳特但一聲之轉故云直猶但也

食音直

淮南內篇第七

淮南內篇第八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本經

太清之始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質真而素樸高注曰太清無為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念孫案太清之始始當為治字之誤也自和順以寂漠以下二十三句皆言太清之治如此也高注當云太清句無為之治也句今本作太清無為之始者文不成義後人所改也文選東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此竝作太清之化又引高注曰太清

無爲之化也。治字作化。避高宗諱也。則其字之本作治明矣。太平御覽天部十五引作太清之始。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其竹部一引正作太清之治。文子下德篇作清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寞質真而素樸。是其明證矣。

電霰

雷霆毀折。電霰降虐。念孫案電霰不同類。且電亦不得言降虐。電當爲雹。草書之誤也。雷霆爲一類。雹霰爲一類。呂氏春秋仲夏篇云。雹霰傷穀。故言降虐也。文子上禮篇作雹霜爲害。是其證。

野莢

芟野莢。長苗秀。高注曰。莢草也。引之曰。野草多矣。不應獨言莢莢。當爲莽。隸書莽字作莢。漢仙人唐公房碑。王莽居攝二年。成陽靈臺碑。陰仲莽字叔武。並作莢。與莢極相似。故誤爲莢。說文作莽。眾艸也。故野草謂之野莽。下文野莽白素。楚辭九歎。遵壘莽以呼風。是也。野莢與莽同。注莢草也。亦當作莽草也。秦族篇注莽草也。正與此同。莽即草。故云莽草也。若莢則當訓爲亂。不得汎訓爲草矣。

縣聯

夏屋宮駕。縣聯房植。高注曰。縣聯聯受雀頭箸柄者。念孫案縣皆當爲縣。字之誤也。隸書縣縣二字相似。說文。見原道。旋縣一條下。說文。檣。屋檣聯也。又曰。檣。秦名屋檣聯也。齊謂之檣。楚謂

之栲方言屋栲謂之檣郭樸曰卽屋檐也亦呼爲連縣
連縣猶縣聯釋名栲旅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檣檣縣也
語之轉耳縣連榱頭使齊平也上入曰齋頭形似齋頭也皆足與
高注相證檣與縣聯與連竝字異而義同太平御覽人
事部一百三十四引此正作縣聯

夏槁

是以松柏箇露夏槁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引此夏槁上
有宛而二字念孫案松柏箇露宛而夏槁江河三川絕
而不流四句相對爲文則有宛而二字者是也宛與苑
同倣真篇形傷於寒暑燥溼之虐者形苑而神壯高注

曰苑枯病也苑讀南陽宛之宛莊子天地篇釋文云苑
本亦作宛是苑宛古字通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惡氣不
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苑槁不榮苑亦與苑同唐風
山有樞篇宛其外矣毛傳曰宛外號義與此宛字亦相
近

乘眾人賢不肖天不與也經誹譽行賞罰念孫案差賢不下本
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念孫案差賢不下本
無尙字不與否同貴賤賢不誹譽賞罰皆相對爲文後
人不知不爲否之俗字故又加尙字耳

乘眾人一人之制

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念孫案制字義不可通。制當爲刑字之誤也。刑與形同。淮南多以刑爲形一人之形卽承一人之身言之。文子下德篇正作一人之形。又主術篇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身獲不足恃。乘眾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制亦當爲刑。刑與形同。文子自然篇作乘眾人之勢。勢亦形也。劉績依文子改制爲勢。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慶賀

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陳氏觀樓曰。賀當爲賞字之誤也。慶賞與刑罰相對。不當言慶賀。

雷震

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星月之行可以麻推得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鍾寫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念孫案雷震當爲雷霆字之誤也。天地星月雷霆風雨相對爲文。太平御覽天部十三引此正作雷霆。文子下德篇同。

有能治之者也

及僞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高注曰。有能持之者。桀紂之民。有能治之者。湯武之君也。念孫案有能治之者也。當作未有

能治之者也。言詐僞竝起，天下有能以法持之者，未有能以道治之者也。其能治之者，必待至人。下文至人之治也云云，是也。文子下德篇作「天下有能持之而未有能治之者也」，是其證。高所見本蓋脫「未」字。

能愈多

管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元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德愈溥矣。太平御覽鱗介部一引此能愈多，作智愈多。念孫案當作智能愈多。智能二字，總承上文言之。今本脫「智」字。御覽脫「能」字。文子下德篇作「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是其證。

充忍

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高注曰：「忍，不忍也。念孫案：高蓋誤讀「忍」也。二字為句，訓「忍」為「不忍」。於正文無當也。今案：充忍二字當連讀，「忍」讀為「物」。大雅靈臺篇於「物魚躍」毛傳曰：「物，滿也。德交歸焉而莫之充滿，所謂大盈若虛也。」鄭風將仲子，大雅抑及周官山虞釋文，「忍」字竝音「刃」。忍有「刃」音，故又與「物」通。史記殷本紀：「充，初宮室。」後漢書章八王傳：「充，初其第，初，初忍，竝同聲而通用。」物，初之通。初，初之通。初，初之通。初，初之通。

鑿齒

猥獮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為民害念孫案漢書
楊雄傳應劭注文選辯命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兵
部三十六引此鑿齒皆在封豨下各本誤在猥獮下又
案道藏本劉本朱本猥獮以下六者之注文本分見於
下文六句之下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辯命論注太平
御覽皇王部五兵部三十六羽族部十
四所引故鑿齒獸名云云本在下文誅鑿齒於疇華之
澤之下自茅本始移六者之注於此文下而次鑿齒之
注於猥獮之下九嬰之上則是以已誤之正文改不誤
之注文也莊本從之謬矣

疇華之野 青邱之澤

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
大風於青邱之澤高注曰疇華南方澤名青邱東方澤
名也念孫案疇華之野野本作澤故高注云南方澤名
青邱之澤澤本作野時則篇云東至青邱樹木之野是
也今本邱誤作
土辨見時則高注本作青邱東方邱名也今本正文
澤野二字互誤高注東方邱名邱字又誤作澤文選王
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此作青邱之澤亦後人依
誤本改之辯命論注引此正作疇華之澤青邱之野又
舊本北堂書鈔地部一及太平御覽地部十八皇王部
五兵部三十六資產部十二引此竝作疇華之澤青邱

之野又皇王部五資產部十二引高注竝作青邱東方
邱論衡感類篇亦云堯繳大風於青邱之野

為璇室瑤臺象廊玉牀

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為璇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為肉圃
酒池念孫案為璇室上脫桀字大戴禮少閒篇注北堂
書鈔帝王部二十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此為上皆有
桀字

拘無窮之智

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念孫案拘
字義不可通劉本作抱是也含懷抱三字同意

成之迹

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
而不免於惑陳氏觀樓曰取成之迹當依文子精誠篇
作取成事之迹

秉太一者

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
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紀綱
八極經緯六合念孫案秉太一者秉字後人所加下文
體太一者云云是釋上文體太一之義此文太一者云
云是專釋太一二字之義太一者之上不當有秉字也

且下文陰陽者四時者六律者皆與此文同一例加一
秉字則與下文不合矣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引此作體
太一者亦與下文相複文選魏都賦文賦注引此皆作
太一者無秉字亦無體字

無原

羸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高注曰轉化
歸於無窮之原本也念孫案正文言無原不言無窮之
原高說非也原度也量也言陰陽之化轉於無量也廣
雅量諫度也諫與原通宋玉神女賦志未可乎得原韓
子主道篇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皆謂不可量度也

漢書王莽傳功亾原者賞不限言有無量之功則有不
限之賞也顏師古注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失之是古謂無量為無原淪
於不測轉於無原其義一也

有時

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念孫
案有時本作有量此涉上文四時而誤也取予有節出
入有量量與節義相近若作時則非其指矣且量與長
藏為韻若作時則失其韻矣文子正作出入有量

外能得人

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內能治身外能得人發號施令天

下莫不從風念孫案外能得人心本作外得人心高注能
 得人之歡心正釋得人心三字今本作外能得人心即涉
 注內能得入而誤此文以繩心風為韻蒸侵二部古或相通秦風小戎
 篇以膺弓膝與音為韻大雅大明篇以林興心為韻生
 民篇以登升歌今為韻魯頌閟宮篇以乘騫弓綬增膺
 懲承為韻管子小匡篇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子大夫
 不受政寡人恐崩心術篇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
 之證淮南本經篇上下離心氣乃上蒸說山篇欲學歌
 謠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始於陽阿采菱皆其證
 也古音風字在侵部弓字在蒸部說見唐韻正若作外能得入則失其韻矣文
 子正作內能治身外得人心

精神

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念孫案精神與神

明意相複神字即涉上句而誤精神當為精氣淮南一
 書多以神與氣對文也文子下德篇正作精氣反於至
 真

身無患

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莫外莫生莫虛莫盈念
 孫案身無患當依文子下德篇作終身無患終身無患
 百節莫苑相對為文下二句亦相對為文脫去終字則
 句法參差不協矣

菱杼

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羸鏤雕琢羸當作羸羸鏤謂轉刻如羸文故下句即云詭

文回波也。下文冠無觚。觚之理高。詭文回波。洵游瀟滅。
注云。贏讀指端。贏文之贏。卽其證。菱杼紛抱。高注曰。洵游瀟滅。皆文畫擬象水勢之貌。菱
菱杼采實。紛戾也。抱轉也。皆壯采相銜持貌也。引之曰
菱杼。皆水草也。杼讀爲芋。字亦作苧。漢書司馬相如傳
上林賦。蔣芋青蘋。張揖曰。芋。三稜也。文選芋作苧。張衡
南都賦曰。其草則蔗芋。蘋莞蔣蒲。蒹葭藻茆菱芡芙蓉
含華。是芋爲水草也。作苧者。或字作杼者。俗字耳。莊子
篇。倉杼栗。徐無鬼篇
作芋栗。是芋與杼通。畫爲菱杼。在水波之中。故曰洵游
瀟滅。菱杼紛抱也。高以杼爲采實。采實卽橡栗。與菱爲
不類矣。

接徑歷遠直道夷險 蹟蹈

脩爲牆垣。甬道相連。幾高增下。積土爲山。接徑歷遠直
道夷險。終日馳騫而無蹟蹈之患。高注曰。接疾也。徑行
也。道之隕者。正直之夷。平也。念孫案。接徑歷遠。當在直
道夷險之下。此以垣連山遠。患爲韻。若移直道夷險於
下。則失其韻矣。高注。接疾也。徑行也。亦當在夷平也之
下。蓋正文爲寫者。誤倒。後人又改注以從之耳。文選謝
惠連秋懷詩。注引此。已作接徑歷遠。直道夷險。則其誤
久矣。又案蹟蹈。當爲蹟陷字之誤也。俗書陷字作陷。又
因蹟字而誤從足。蹟與隕同。高注原道說山說林。脩務竝云。蹟蹟也。楚人

謂躓爲躓玉篇陷隕也原道篇曰先者隕陷則後者以
謀又曰躓陷今本陷字亦誤作陷於污壑穿陷之中皆其證也

歌舞節

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
跳矣念孫案歌舞節當作歌舞無節

非強而致之

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高注曰非強行致孝子之情
也情自發於中念孫案非強而致之強下當有引字高
注當作非強引致孝子之情今本正文脫引字注內引
字又誤作行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非強引而致之

血流

血流千里暴骸滿野念孫案血流當爲流血流血與暴
骸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流血兵略篇亦云流
血千里暴骸盈場

淮南內篇第八

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念孫案少當為小字之誤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小專買干

以行事通於天道舉為類與無事二字兼不味

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念孫案通於天道本作通合於天

今本脫合字衍道字道字涉下句天文子自然篇正作

通合於天天與精為韻天字合韻讀若汀小雅節南山

姓為韻大雅雲漢篇瞻仰昊天與星嬴成正寧為韻瞻

仰篇瞻仰昊天與寧定為韻乾象傳乃統天時乘六龍

以御天與形成命貞寧為韻坤象傳乃順承天與生為

韻乾文言時乘六龍以御天也與精情平為韻楚辭九

章瞭杳杳而薄天九辯瞭冥冥而薄天竝與名為韻凡

周秦用韻之文天字多有入耕部者詩易楚辭而外不

可枚舉若作通於天道則失其韻矣此文上下十八句皆

用韻

不殺

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鎔而不用念孫案殺本作試此後

人以意改之也荀子議兵宥坐二篇及史記禮書竝云

威厲而不試刑鎔而不用不試猶不用也若云不殺則

非其指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引此正作不試文子精

誠篇同書其經

撰稅

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撰稅而狎犬也陳氏觀濩曰說

志九之六

七

山篇作執彈而招鳥揮稅而呼狗則擗字當為揮字之
譌說文揮奮也

害其鋒 明有不害

管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高注曰但恬臥養

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句害此害字因上下文

子曰言叔敖安寢恬臥以養德於廟堂之上折衝於千

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即用高注語則犯下無害字明矣

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害其鋒於四方也念孫案害

其鋒三字義不相屬害當為用字之誤也隸書害字作

用相似高注亦當作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用其鋒於

四方也莊子徐無鬼篇作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

兵投兵亦謂無所用之也又繆稱篇夜行瞑目而前其

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案不害二字義不可通害亦

當為用夜行者瞑目而前其手是不用目而用手故曰

明有不用也說林篇曰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

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施亦用也見原道脩

務二

往觀

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觀焉高注曰觀觀之也念孫案

觀訓為見不訓為觀觀皆當為覲廣雅曰觀覲視也玉

篇覲七亦切觀也義皆本於高注後人多見覲少見覲

故覲誤為覲矣。

民之化也

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念孫案：民之化也，本作民之化上也。下句其字正指上而言，脫上字，則義不相屬。文子精誠篇：正作民之化上。

樂聽其音

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念孫案：樂字與下文義不相屬，當有脫文。文子精誠篇作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

業貫

業貫萬世而不壅，橫局四方而不窮。高注曰：貫，通壅塞。念孫案：業當為葉聲之誤也。葉，駭也，積也，貫，累也。言積累萬世而不壅塞也。方言曰：葉，聚也。廣雅楚通語也。楚辭離騷：貫薜荔之落藥。王注曰：貫，累也。廣雅荀子：王霸篇：貫日而治，詳楊倞曰：貫日，積日也。是葉貫皆積累之意也。倣真篇曰：枝解葉貫萬物，百族義與此葉貫同。原道篇曰：大渾而為一，葉累而無根，葉累猶葉貫也。倣真篇曰：橫廓六合，揲貫萬物，揲貫猶葉貫也。彼言橫廓六合，四方，彼言揲貫萬物，猶此言葉貫萬世，故廣雅云：揲，積也。高注：訓貫為通，失之矣。不與焉。

故為治者不與焉念孫案不與上當有智字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故曰為治者智不與焉脫去智字則文不成義高注曰治在道不在智故曰不與焉不與上亦當有智字則有智字明矣文子下德篇正作知不與焉

幹舟

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高注曰幹舟小船也越人習水自能乘之念孫案古無謂小船為幹者幹當為幹字之誤也幹與船同字或作艫廣雅曰艫舟也玉篇船與艫同小船有屋也楚辭九章乘

船船余上沅兮王注曰船船船有牕牖者倣真篇越船蜀艇不能無水而浮高注曰船小船也越人所便習正與此注相同藝文類聚舟車部太平御覽舟部引此竝作船舟御覽又引高注船舟小船也皆其證矣

入榛薄險阻

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驢馬而服騶駼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念孫案險阻上脫出字入榛薄出險阻與騎驢馬服騶駼相對為文羣書治要引此有出字

道之數 不達

不志九之九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念孫案道之數本作道理之數此後人以意刪之也下文曰不循道理之數又曰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原道篇曰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皆其證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道理之數文子下德篇同則其窮不達矣達當為遠字之誤也其窮不遠謂其窮可立而待也文子下德篇正作遠汜論篇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語意略與此同

勇力

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念孫案力字因勇字而衍勇不足以持天下與上文智不足以治天下相對為文不當有力字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六引此皆無力字下文勇不足以為強亦無力字

豺狼

夫羣驅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太平御覽獸部八引此豺狼作狼契引之曰狼契皆犬名也廣雅曰狼狐狂獫犬屬也玉篇獫公八切雜犬也廣韻契與契通犬能搏兔而馬不能故曰搏兔不如狼契也後人不知狼契為犬名而改為豺狼豺狼可使搏兔所未聞也

撮蚤蚊 顛越

鴟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邱山形性詭也。高注曰：鴟，鴟鵂也，謂之老菟，夜鳴人屋上也。夜則目明，合聚人爪以箸其巢中，故曰察分秋毫。晝則無所見，故曰形性詭也。引之曰：莊子秋水篇，鴟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司馬本蚤作蚤，云鴟夜取蚤，倉崔本作爪，云鴟鵂夜聚人爪於巢中也。爪蚤通用，故崔本作爪。蚤蚤字形相似，故司馬本作蚤。然則蚤蚤二字不得而竝存矣。淮南作蚤，故高氏但言合聚人爪而不言倉蚤。後人乃取司馬本之蚤字，增於此處蚤字之下，其失甚矣。秋水篇釋文曰：淮南子，鴟夜聚蚤，察分豪末。

許慎云：鴟夜聚會蚤，蚤不失也。李善注文選，演連珠曰：淮南子曰：鴟夜撮蚤，察分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高誘曰：鴟，鴟鵂，謂之老菟。據二書所引，則許高本俱無蚤字，明矣。顛越二字，與不見邱山，意不相屬。且高注但言晝無所見而不言顛越，文選注引此，正作瞋目而不見邱山，與莊子同。疑瞋目二字，譌作顛目，而後人遂改爲顛越也。撮蚤之說，許高異義，揆之事理，則許注爲雅馴耳。

游霧而動

夫騰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念孫案：上句本作騰

蛇游霧而騰後人以騰與騰同音因妄改爲動耳不知騰是蛇名而騰爲升義本不相複騰與舉亦同義故下句云應龍乘雲而舉改騰爲動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鱗介部一引此正作騰說苑說叢篇同說苑作騰蛇乘雲而舉今本騰上有升字此後人誤以騰字屬下句讀因妄加升字也大戴禮勸學篇亦云騰蛇無足而騰

不爲醜飾不爲偽善

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偽善念孫案此本作不偽醜飾不爲善極偽卽爲字也古爲字多作偽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爲偽下不爲醜飾不爲善極相對爲文故高注云不飾爲美亦不

極爲善也

道藏本翻本朱本茅本皆如是莊改不極爲不枉謬甚

後人誤讀偽爲

詐偽之偽而改上句偽字作爲又改下句作不爲偽善則既與上句不對而又與高注不合矣且極與飾爲韻若作不爲偽善則失其韻矣

重爲惠若重爲暴

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念孫案重爲惠若重爲暴本無若字後人以詮言篇云重爲善若重爲非故加若字也不知彼文是言爲善者必生事故曰重爲善若重爲非此言惠暴俱不可爲則二者平列不得云重爲惠若重爲暴也下文爲惠者生姦爲暴者生亂卽

承此文言之，則惠暴平剗明矣。文子自然篇作是，故重為惠重為暴，即道達矣。無若字。

以避姦賊

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念孫案：下避字當作備，俗讀備避聲相亂，又涉上避字而誤也。呂氏春秋節密篇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慈親孝子備之者，得葬之情矣。俗本備作避，亦因上文而誤。重門所以防賊，故言備作避，則義不可通矣。文選西京賦注引此正作備。

員者運轉而無

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

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

劉本刪去下者字，而莊本從之，非是。說見下。

論是而處當，為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念孫案：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本作臣道方者，其員者運轉而無六字，則因上文而誤衍也。羣書治要引無此六字。文子上義篇亦無主道員，臣道方，方員不同道，故下文云：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也。呂氏春秋圜道篇亦云：主執圜，臣執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

推而不可為之勢

夫推而不可為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今本循誤作脩，辯見原道。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高注曰：推行也。念孫案：推而不

可爲之勢而字涉下文而衍

大難而不可使言

聾者可令囉筋

囉筋未詳易林蒙之離亦云抱關傳言聾跛摧筋

而不可使有

聞也瘡者可使守圍而不可使言也念孫案不可使言

本作不可使通語今本語誤作言又脫通字筋聞爲韻

圍語爲韻如今本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引

此正作不可使通語

營事

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

正與政同

則讒佞

姦邪無由進矣高注曰營典引之曰諸書無訓營爲典

者營當爲管字之誤也

隸書管字或作管俗書營字作管二形相似而誤

管事

與執政義相近史記李斯傳曰管事二十餘年是也管

典皆主也故訓管爲典秦策淖齒管齊之權高彼注曰

管典也

見史記范雎傳索隱

正與此注同

不可同羣

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

不敵也念孫案不可同羣可字後人所加鳥獸不同羣

虎鹿不同游相對爲文則上句內不當有可字後人熟

於鳥獸不可與同羣之文因加可字耳

長為人一舉

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念孫案：此謂舉賢不可不慎，舉上不當有一字，蓋因下文一舉不當而衍。

夫 夫

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無得於玉石

弗犯也。高注曰：玉石堅，抓不能入，故不抓。念孫案：抓，皆

當為振，字之誤也。廣雅：振，裂也。曹憲音必麥反。字從手

反 反，匹卦 振之言劈也。瓜瓠可劈，而玉石不可劈，故曰玉石

堅，振不能入也。方言：鉞，擣也。梁益之閒，裁木為器曰

鉞，裂帛為衣曰擣。郭璞音劈，歷之劈，義亦與振同。若作

抓，則非其義矣。玉篇：抓，古華切。引 此字各本皆誤為抓

茅一桂不得其解，乃讀為抓痒之抓，其失甚矣。玉篇：抓，

抓痒也，字從爪。

其以移風易俗矣

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念孫案：其以移風易俗矣，

文義未足。下文曰：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則此亦

當曰：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蓋上易為變易之

易，下易為難易之易。漢書禮樂志：其感人深，其移風易

俗易。今樂記：脫下易字。顏師古曰：易音弋，豉反，是其證

也。今本無下易字者，後人誤以為複而刪之耳。

而被甲兵不隨南畝，非所以都於國也。

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駉駉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念孫案而被甲兵而當為不與上下兩不字文同一例，作而者字之誤耳。不隨南畝，隨當為脩，謂不治南畝也。隸書隨字或作隨。見漢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其右畔與脩相似，故脩誤為隨。史記趙世家脩作脩使，皆以右畔相似而誤。非所以都於國也，都字義不可通，當是教字之誤。教都草書相似。韓子外儲說右篇曰：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卻之不止，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卽淮南所本也。

疾風

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念孫案疾風當為風疾，風疾木茂相對為文。意林引此正作風疾。

不斲

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念孫案斲當為斲，字之誤也。精神篇作樣，桷不斲。高注：樣，采也。桷，椽也。晉語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齶之，加密石焉。諸侯齶之，大夫斲之，士首之，以采為椽，而又不斲，儉之至也。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引此正作斲。韓子五蠹篇，史記李斯傳，竝同。

不安其性

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顛頓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高注曰：不得安其正性，偽詐生也。念孫案：此注後人所改，性之言生也。性與生義同而字亦相通，說見經義述聞周語。不安其生，即承上黎民顛頓言之。昭八年左傳曰：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竝作，莫保其性，義與此同。高注當云：性，生也。後人熟於性，即理也。之訓，故妄改高注耳。下文近者安其性，高注曰：性，生也。故知此注為後人所改。

楫楔

大者以為舟航柱梁，小者以為楫楔。念孫案：楫楔，本作

接櫂。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接楫，竝在葉韻。櫂在緝韻。楔在薛韻。接櫂，疊韻字也。楫楔，則非疊韻矣。接櫂謂梁之小者，對上文大者為柱梁而言。莊子在宥篇：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柝楊接櫂也。釋文：崔云：接櫂，桎。桎，梁也。淮南曰：大者為柱梁，小者為接櫂也。案：小梁謂之接櫂，故桎、楛之梁亦謂之接櫂。集韻：接櫂，梁也。淮南子：大者為柱梁，小者為接櫂。蓋高注以接櫂為梁，而今本脫之也。據集韻引此作接櫂，則北宋本尚未誤。

脫文二句

無大小脩短，各得其所宜。

羣書治要作大小脩短，皆得所宜。

規矩方員

各有所施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各有所施下有殊形
異材莫不可得而用也二句今本脫去下文天下之物
莫凶於奚毒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即承莫不
可得而用言之則原有此二句明矣凡治要所引之書
於原文皆無所增加故知是今本遺脫也

曰大畜鷄毒

天下之物莫凶於鷄毒念孫案鷄毒當為奚毒注同此涉

上文注內枿讀如鷄而誤也廣雅本草竝作奚毒羣書

治要意林及太平御覽藥部七引淮南亦作奚毒急就

注引作奚毒則無作鷄毒者

并方外

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引之曰并本作從

從猶服也襄十年左傳注從猶服也言使方外之國服從也原道篇

曰從裸國納肅慎人間篇曰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

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曰朝拜從驪定笮存邛皆是也後人不達從字之義遂

改從為并不知平九州從方外存危國繼絕世皆謂撫

柔中外非謂吞并之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從方外

以刀抵木

是猶以斧斲毛高注斲以刀抵木也皆失其宜矣此言

以荆毛斧可以伐木易之則皆失其宜矣劉本刀作刃
非也凡刀劍戈矛之屬皆有刃泛言刃則不知為何物
道藏本茅本並作刀莊
從劉本作刃失之矣念孫案木當言伐不當言抵蓋
伐誤為氏伐氏字後人因加手旁耳說山篇云刀便荆
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剋是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以
刀伐木

以天下之力爭

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
以天下之力爭念孫案爭本作動動謂舉事也慮則用
羣策動則用羣力故曰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動
今本動作爭者後人依文子上仁篇改之耳藝文類聚

帝王部一、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並作動

不責其脩通

百官脩通羣臣輻湊劉本作脩同云同一作通莊本從
劉本作同念孫案作通者是也藝文類聚引此作脩道
道即通之誤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脩通文子上仁篇同
韓子難篇百官脩通羣臣輻湊即淮南所本管子任法
篇亦云羣臣脩通輻湊以事其主

先而不弊

聰明先而不弊弊與蔽同高注曰弊闇秦策南陽之弊
幽高彼注曰弊隱也是蔽弊古字通齊
語使海於有蔽管子小匡篇作弊是其證道藏本朱本
茅本並作弊劉本改弊為蔽而莊本從之皆未達假借

之義念孫案先與不弊義不相屬先當為先字之誤也先明也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正作先

志達

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念孫案志達當為達志寫者誤倒耳達志效忠相對為文汜論篇不能達善效忠即其證其主言可行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差其位其主言可行不責其辯劉本作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念孫案此當作其言而可行不責其辯其計乃可用其言而可行相

對為文乃而皆如也道藏本作其主言可行主字因上下文而衍又脫而字劉本而字在可行下皆非也文子上仁篇作其言可行不責其辯

縣法者法不法也

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念孫案縣法者法不法也上二法字皆當為罰與設賞者賞當賞也相對為文下文中程者賞謂賞當賞也缺繩者誅謂罰不法也今本二罰字作法後人依文子上義篇改之耳

以其言

無為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已出也念

孫案以其言當作以言其與非謂其相對爲文今本言其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文子上義篇正作言其

今本稷

夫寸生於稷稷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

也高注曰稷禾穗稷孚榆頭也十稷爲一分十下當有二字

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故爲度之本也

引之曰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稷字稷當爲標字之

誤也標與秒同說文秒禾芒也字或作稊通作漂又通

作翹天文篇曰秋分而禾稊定稊定而禾孰律之數十

二故十二葉而當一分今本誤作十二葉而當一粟律十二粟而當一寸

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分而爲寸十寸而爲

尺十尺而爲丈彼注云葉禾穗稊孚榆之芒也古文作

秒宋書律志曰秋分而禾標定標定而禾孰注云標禾

穗芒也玉篇標芒也或作標皆其明證矣又齊策曰象

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史記太史

公自序閒不容翹忽正義曰翹字當作秒秒禾芒表也

然則標葉漂翹四字竝與秒同而標爲標之誤明矣字

彙補乃於禾部增入標字音粟引淮南子寸生於稷稷

生於日甚矣其謬也莊以標爲古累黍字尤不可解

所謂亾國有法者

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念孫案：有法者而不用者，字當在上。文所謂亡國下，與變法者相對為文。今誤入此句內，則文不成義。

先自為檢式儀表

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念孫案：先自為檢式儀表，當作先以身為檢式儀表。言以身為度，則令無不行也。下文引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是其明證矣。上下文身字凡四見今本身誤為自，自上又脫以字。文子上義篇作先以自為檢式，自亦身之誤。唯以字

未脫

心中

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念孫案：心中當為中心，中心與馬志相對為文。太平御覽治道部五，獸部八，引此並作中心。劉子湯問篇文子上義篇皆同。

據除

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而不能見其睛，引之曰階除，不得有井除。當為榦，字之誤也。莊子秋水篇：吾跳梁乎井榦之上。司馬彪曰：井榦，井欄也。漢書枚乘傳：單極之統，斷榦。晉灼曰：榦，井上四交之榦。說文作韓，云井垣也。

此言據井之欄以窺井底耳

觀其象 遠者治也

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念孫案物至而觀其象象當為變草書之誤也變與化同義觀其變亦謂觀其變而應之也作象則非其指矣文子上義篇正作物至而觀其變汜論篇亦曰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文子作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亦於義為長

美者正於度 建於用

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一也念孫案

美當為羨正當為止

建當為逮皆字之誤也

文選陸雲為顧彥先

贈婦詩佳麗良可羨今本羨誤作美玉臺新詠載此詩正作羨羨謂才有餘也羨者止

於度而不足者逮於用謂人主有一定之法則才之有餘者止於法度之中而不得過其不足者亦可逮於用而不患其不及也羨與不足正相反文子上義篇作有餘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用是其明證矣

與臣下爭

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轉任其上矣念孫案與臣下爭當作與臣下爭事唯君與臣爭

事是以臣藏智弗用而以事轉任其上也脫去事字則文義不明文子上仁篇正作與臣爭事

孫案與天下交

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念

孫案與天下交當作與下交下謂羣臣也下字上下文凡四見上

文曰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舍是則智不足以

爲治威不足以行誅矣故曰無以與下交大學曰與下

上不當有天主文子上仁篇有天主亦後人依誤本淮南加之羣書治要引文子無天主

美當爲者欲

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念孫案者當爲者字之誤也者欲與喜怒相對爲文文子上仁篇作嗜欲是其證

馬舛於衡下

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舛於衡下陳氏觀樓曰舛字義不可通文子上仁篇作馬服於衡下是也舛本作舛服或作服下半相似而誤

有爲

是故君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念孫案有爲與無爲正相反且下二句云有爲則讒生有好則諛起則不當言有爲明矣有爲本作有立有立而無好謂

有所建立而無私好也高注無所私好今本作有為者涉下句有為而誤文子上仁篇正作有立而無好

言建之無形也故善建者不拔今本此下有注云言建之無形也念孫案此六字乃正文非注文也故善建者不拔者引老子語也言建之無形也者釋其義也精神篇曰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亦是引老子而釋之後人誤以此六字為注文故改入注耳文子正作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

謂之塞

故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塞莊氏伯鴻曰呂覽作外欲不入謂之閉君守篇據下中扃外閉云云則此句疑當如呂覽念孫案扃與閉皆以門為喻閉字是也文子上仁篇亦作閉

不伐之言 使自司

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司念孫案不伐之言伐當為代不代之言不奪之事謂臣所當言者君不代之言臣所當行者君不奪之事也呂氏春秋知度篇代字亦誤作伐案上文云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為大匠斲也呂氏春秋云是

君代有司為有司也，則皆當作代明矣。使自司，道藏本如是當從呂氏。春秋作官使自司，謂使百官自司其事，而君不與也。故下文云：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此文上下皆以四字為句，脫去官字，則不成句矣。劉本作使有司，文子上仁篇作使自有司，皆於義未安。莊從劉本作使有司，非也。

景桓公 魯昭公 荊平王

衛君役子路，權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念孫案：公字後人所加。衛君役子路，景桓臣管晏，相對為文。景桓下加公字，則文不成義矣。又人間篇故蔡女蕩舟，齊師

侵楚

今本侵楚上衍大字，辯見人間

兩人搆怨，廷殺宰子，簡公遇殺，身

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案魯昭公之公，亦後人所加。自蔡女蕩舟以下，皆四字為句。魯昭下加公字，則累於詞矣。又泰族篇，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荊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案荊平王之王，亦後人所加。燒高府之粟以下，皆五字為句。荊平下加王字，則累於詞矣。呂氏春秋晉時篇，鞭荊平之墳，亦無王字。則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

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小大有以相

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念孫案則輕重大有以相制也本作言輕重大有以相制也此釋上之詞與下言以小屬於大也文同一例後人不達而改言爲則上言不得下言則則文義不相承接矣文子上義篇正作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

其存

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念孫案其存甚大本作所任甚大所持甚小所任甚大卽下文所謂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也今本所任作其存者其字因與上下三甚字相似而誤任誤爲在後人因改爲存耳文子作所在甚大在亦任之誤羣書治要引文子正作所任甚大

制開闔

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念孫案制開闔三字文義未足說苑說叢篇作而制開闔文子作能制開闔能亦而也而字古通作能說見經義述聞能不我知下二書皆本於淮南則淮南原文本作五寸之鍵而制開闔明矣道藏本脫而字劉績不能攷正乃於制開闔下加之門二字而諸本及莊本皆從之謬矣上言持千鈞之屋若無之屋二字則文不

成義此言制開闔則其義已明無庸加之門二字

離

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賁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念孫案握劍鋒以之下脫去一字離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當是離字之誤隸書離字或作離說見天文篇馬以形與離相近故離誤為離漢書衛青霍去病傳大當戶調離史記作銅離秦策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今本雖誤作離不使應敵使上當有可字言手握劍鋒則雖北宮黝司馬蒯賁亦不可使應敵若操其本而舉其末則庸人亦能以制勝也可使與能以文相正對

饑饉

人主租斂於民也

羣書治要作人主之賦斂於民也

必先計歲收量民

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會供養其欲羣書治要引此饑饉作饒饉念孫案作饒饉者原文作饒饉者後人所改也饒與饉有餘與不足皆相對為文鹽鐵論通有篇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饒若作饒饉則與有餘不足之文不類矣此言人主必知民積聚之多寡然後可以取於民若上言饒饉則下不得言取車輿衣會供養其欲矣後人熟於饒饉之文遂以意改之而不知其與下文相抵牾也

掘穴

志九之九

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則明主弗樂也各本脫則字今據下文及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補念孫案掘穴本作堀室堀古窟字昭二十七年左傳吳公子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史記吳世家作窟室是也因堀誤為掘後人遂妄改為掘穴耳窟室與狹廬事相類若云掘穴狹廬則文不成義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窟室又引注云窟室土室太平御覽木部七引此亦作窟室又案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道藏本如是劉本作民有掘穴狹廬無所託身者此依下文改也案下文云民有

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又云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外暴骸者此云民無堀室狹廬所以託身者文與下二條異不當據彼以改此且既有狹廬則不得言無所託身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此竝作民無窟室狹廬則劉改非也莊依劉本作民有掘穴狹廬又依道藏本作所以託身者兩無所據矣

效善

故古之為金石管弦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高注效致也衰經晉屨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念孫案效善當為效喜字

志九之九

三

之誤也。此以喜怒哀樂相對，作善則義不可通。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喜。

有以

一人跽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

四石。妻子老弱，仰而會之。文子上仁篇作仰之而會時有涇旱災害

之患，有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念孫案有以之

有，各本多作無。惟道藏本及茅本作有，有字是也。有讀

為又。淮南通以有為又，史記漢書及諸子並同言終歲之收，僅足供一家之

食。既時有水旱之災，而又以此給上之徵賦也。後人不

知有為又之俗字，而改有為無，斯為謬矣。莊刻仍從諸

本作無，故特辯之。

人君者

是故人君者，念孫案君字當在人字上。羣書治要引此

正作君人者。

以火燒田

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高注曰：不得用燒田也。道藏本劉

本朱本並如是，莊本作用不得燒田也，非念孫案正文燒字，因注內燒田而

衍，不得以火田，謂田獵不得用火。爾雅曰：火田為狩，是

也。高注不得用燒田，燒讀去聲。管子輕重甲篇齊之北

澤，燒尹知章注曰：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是也。燒字正

釋火字若云以火燒田則不詞矣王制及賈子容經篇
竝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說苑脩文篇同此卽淮南所本文子
上仁篇亦作不得以火田

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

堯舜禹湯文武句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念孫案次

句當作皆坦然南面而王天下焉今本顛倒不成文理

劉本刪去王字尤非莊本同

馨鼓

馨鼓而會奏雖而徹已飯而祭竈高注曰馨鼓王者之
會樂也詩云鼓鍾伐馨念孫案馨鼓而會當爲伐馨而

會今作馨鼓者涉注文而誤也周官大司樂曰王大會

三侑皆令奏鍾鼓奏鍾鼓而會故曰伐馨而會高注引

詩鼓鍾伐馨正釋伐馨二字之義若云馨鼓而會則文

不成義矣且伐馨而會奏雖而徹相對爲文荀子正論

篇曰曼而饋伐皋而會今本伐誤作代辯見荀子皋與

雖而徹乎五祀卽淮南所本也玉海音樂部樂器類引

此正作伐馨而會

伐紂

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表商
容之間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念孫案伐紂本作克

殷此後人妄改之也。下文解箕子之囚高注武王伐紂赦其囚執伐紂二字亦後人所加
下文所述六事皆在克殷以後若改克殷為伐紂則自孟津觀兵以後皆是伐紂之事與下文不合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武王克殷又齊俗篇魯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笏以臨朝伐紂二字亦後人所加執戈秉鉞以勝殷搢笏杖笏以臨朝相對為文加入伐紂二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四引此無伐紂二字蓋後人熟於武王伐紂之語遂任意增改而不顧文義甚矣其妄也。

其所事者多

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念孫案其所事者多多上亦當有有字其所守者有約其所事者有多兩有字皆讀為又又與固已文義相承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其所事者又多。荀子王霸篇引孔子曰知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已少矣有以守以守多能無在乎此即淮南所本

捨其易成者

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念孫案捨其易成者當作捨其易而必成

者今本脫而必二字則與上文不合文子微明篇正作捨其易而必成

仁智鎔

故仁智鎔有時合合者為正鎔者為權念孫案故仁智鎔有時合當作故仁智有時鎔有時合

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

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

容見也

容與公古字通劉本改作公莊從劉本非

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

終必利也眾句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

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念孫案事可權者多二句當

作事之可權者多

對上文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眾愚人之所權

者少

對上文愚人

各本脫之字人字則文義不明此愚

者之所多患劉本作此愚者之以多患也案當作此愚

者之所以多患也

對下文此智者所以寡患也

道藏本脫以字也字

劉本脫所字

遲利

仁以為質智以行之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

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眾益也念孫案遲利二

字義不相屬遲當為犀字之誤也犀亦利也漢書馮奉

世傳器不犀利如淳曰今俗刀兵利為犀自勇力以下

皆兩字同義

懷給 棄驥而不式

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智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高注曰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棄驥而或道本藏如是棄字雖誤而或字尚未改未誤之注文也辯見下不知所詣也懷佞也念孫案懷與佞義不相近懷皆當為懷字之誤也懷與儇同字或作讓方言曰儇慧也說文同又曰讓讓慧也廣雅曰辯儇慧也即此所云辯慧懷給也楚辭九章忘儇媚以背眾兮王注曰儇佞也正與高注同棄驥而不式本作

乘驥而或因乘誤為棄

隸書乘或作棄乘或作棄二形相似或誤為式書

或式後人遂於式上加不字耳或與惑同故高注云不

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乘驥而或不知所詣也呂氏春秋當務篇曰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或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曰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知而辯慧懷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是皆其明證矣猥亦與儇同

專誠

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念孫案以上文例之則

不能專誠當作不能誠身據高注云不脩其本而欲得
悅親誠身之名皆難也則正文本作不能誠身明矣今
作不能專誠者涉上文心不專一而誤中庸作誠身有
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次句雖異義而首句三句則
同

淮南內篇第九

淮南內篇第十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繆稱

從天之道

黃帝曰芑芑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念孫案道本作
威今作道者後人不解威字之義而妄改之也

文選宋
孝武宜

貴妃誅注
引此已誤案威者德也言從天之德也廣雅曰威德也

周頌有客篇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正義曰言有德故易
福風俗通義十反篇曰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
是古謂德為威也後秦族篇及呂氏春秋應同篇竝云

黃帝曰芑芑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文子上仁篇因天之威與元同氣用泰族篇文也上下文皆出泰族篇符言篇從天之威與元同氣用此篇文也下文故至德言同略事同指云云皆出此篇然則泰族作因天之威此作從天之威雖因與從不同而威字則同矣

仁義

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念孫案三仁字皆原文所無此後人依上文加之也不知此八句與上異義上文是言仁義不如道

德此文是言君子重義小人重利故以義與利欲對言而仁不與焉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二義下引此無三仁字文子微明篇同

致尊

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念孫案致尊當為設尊字之誤也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三器物部六引此並作設尊

得賢

已未必得賢而求與己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念孫

案已未必得賢得字因下文得賢而衍羣書治要引此無得字

物莫無所不用

物莫無所不用念孫案此當作物莫所不用莫即無也無字蓋涉下文無所不用而衍

意而不戴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舊本誠字誤在也字下今據文子精誠篇乙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高說意而不戴云意恚聲也戴嗟也念孫案高說非也戴讀為載鄭注堯典曰載行也言上有其意而不行於下者誠

不足以動之也下文云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高注曰上有意而未言則民皆載而行之是其證矣文子精誠篇正作意而不載

王天下

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念孫案王當為匡字之誤也匡正也正己而天下自正故曰舜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己不正則不能正人故下文曰身曲而景直者未之間也下文又曰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彼言天下治此言匡天下其義一也今本作王天下則非其指矣文子精誠篇作不下席而匡天下韓詩外

傳及新序雜事篇竝作不降席而匡天下

感忽

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
念孫案感忽者精誠之動人者也故下文曰感乎心明
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昭誌
廣雅記告也荀子議兵篇曰善用兵者感忽悠闔莫知其所
從出義與此相近道藏本茅本竝作感忽文子精誠篇
同劉本誤為感或而莊本從之謬矣

克不能及

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

高注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蓋力優

而克不能及也

高注克猶能也

念孫案克不能及當為克不及

克能也言搏虎之力雖優而服虎之能則不及也優與
不及義正相對則及上不當有能字高注克猶能也是
指上句能字而言正文能字即因上句能字而衍

行斯乎其所結 釋近斯遠

終年為車無三寸之鏃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
之礎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斯乎其所結道藏本如是各本斯作思
乃後人以意改之莊從各本作思非念孫案斯當為期字之誤也言君子
行事必期其所終也高注結要終也又下文釋近斯遠塞矣斯
亦當為期釋近期遠塞矣謂道在邇而求諸遠則必塞

也文子精誠篇作舍近期遠是其證

遠害

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鷹翔川魚鼈沈
飛鳥揚必遠害也念孫案遠害本作遠實此後人以意
改之也據高注云鷹懷欲害害與肉同欲肉者欲食肉也各本害字皆誤作害辨
見原道篇欲之心鳥魚知其情實故遠之則本作遠實
明矣太平御覽鱗介部四引此正作遠實此承上文忠
信行於內感動應於外而言言禹有忠信之實故舞干
戚而三苗服鷹有欲肉之實故魚鳥皆遠之若無其實
而能動物者則未之有也後人改遠實為遠害失其指

矣

苟簡易

故君之於臣也能外生之不能使為苟簡易念孫案簡
字後人所加高注云君不能使臣為苟合易行之義則
無簡字明矣下文曰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
憂尋與此相對為文加一簡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文
不對矣

慙乎景

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念孫案慙
上當有不字方與下意相屬文子精誠篇作聖人不慙

於景

晏子春秋外篇君子獨立不慙于景獨寢不慙于覓

至至

故至至不容高注曰至道之人不飾容也劉本改至至為至人各本及莊本同又下文故至至之人不可遏奪也高注曰言至道之人其心先定不可臨以利奪其志也劉本又改至至為至道各本及莊本同念孫案劉不解至至二字之意又見高注兩言至道之人故或改為至人或改為至道不知至至即至道也至至之人即至道之人也下文云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至乎至極即所謂至至也本經篇未可與言至也高注亦曰至至德之

道也是道之至極即謂之至至乎道之至極即謂之至至故此兩注皆以至至為至道也劉不曉注意而以注文改正文謬矣下文又云至至之人唯此至至二字劉本未改不慕乎行不慙乎善至至二字前後三見何不察之甚也

不身遁

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高注曰遁隱也已不自隱身之行亦不隱之於人也念孫案不身遁身當為自字之誤也據高注云不自隱身之行則所見本已誤作身上文非自遁也高注云遁欺也廣雅同遁字亦作遜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高注曰遜欺也此言自遁亦謂自欺也不自欺斯不欺人故下二句云若行獨梁不為無人

不競其容謂不自欺也古者謂欺為遁管子法禁篇曰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謂上欺君而下欺民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偽竝起而上下相遁史記酷吏傳序曰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皆謂上下相欺也

夫子曰弦則是也其聲非也

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弦則是也其聲非也高注曰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弦是也其聲切切而哀事見檜風素冠傳引之曰上文申喜過母及艾陵之戰皆直敘其事此未敘其事而忽云夫子曰弦則是也其聲非也則不知所指為何事矣疑閔子騫三

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十二字本是正文在夫子曰上而寫者誤入注也

矜怛

矜怛生於不足高注曰怛驕也念孫案慘怛之怛無訓為驕者怛皆當為怛字之誤也說文怛驕也字從且且不通作也高注汜論篇曰駟驕怛也竝與此注同義怛訓為驕故言矜怛也又呂氏春秋審應篇使人戰者嚴駟也高注曰嚴尊也駟驕也說文又云驕驕也文選嵇康幽憤詩恃愛肆姐不訓不師怛驕姐駟竝字異而義同

理詘俛佹

容貌顏色理詘俛佹劉績云後有佹句詘伸見兵略篇疑

此作詘伸佹句衍理字念孫案劉說是也佹句猶曲直

也樂記曰佹中短句中鉤伸誤為俛句誤為佹因佹字而誤加

人理字因下文循理而行各本佹字又誤為徇而莊本

從之謬矣

刑於寡妻

刑於寡妻至於兄弟禪於家國念孫案刑於寡妻本作

施於寡妻此後人依大雅改之也不知施於寡妻禪於

家國皆用詩意而小變其文與直引詩詞者不同無煩

據彼以改此也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注引此正作施於寡妻施讀若施于孫子之施

大而章

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

勝大而章遠而隆念孫案大而章大當為久字之誤也

此言君子之道始於卑近而終於高遠是以久而彌章

遠而彌隆上文云聖人之為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

知其可大也意正與此同若云大而章則義與下句不

類矣文選荅賓戲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李善注

引此文云君子之道久而章遠而隆是其明證矣

漂池

鑿地漂池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高注曰人或有鑿穿或有填池言用心異也念孫案如高注則漂池當作湮池湮訓為塞故注言填池也非止以勞苦民也止疑當作正上文曰故人之甘甘非正偽蹠也偽與為同而蹠焉往君子之儻怛非正偽形也而諡乎人心語意與此相似

循性而行指

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指或害或利念孫案循性而行指謂率其性而行其志也呂氏春秋行論篇布

衣行此指於國高注曰指猶志也劉本改指為止而諸本從之莊本同謬矣

必其得福

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念孫案必其得福當依文子符言篇作必得其福與必免其禍相對為文

厚膊

故同味而嗜厚膊者必其甘之者也高注曰厚膊厚切肉也念孫案說文膊薄脯膊之屋上也非切肉之義膊皆當為膊字之誤也說文膊切肉也玉篇旨究切廣雅

臍鬻也

說文鬻切肉鬻也

字從專不從專臍之言割也鄭注文

王世子曰割割也故高注以臍為切肉鍾山札記以臍

為臍字之誤非也

分分

福之萌也縣縣禍之生也分分福禍之始萌微故民嫚

之念孫案分分當為介介字之誤也

介本作分俗作分二形相似故傳

寫多譌莊三十年穀梁傳燕周之分子也釋文分本或作介周官內宰注敘介次也釋文介或作分非大宗伯注雉取其守介而外釋文介或作分莊子庚桑楚篇介而離山釋文介一本作分春秋繁露立元神篇介障險阻介譌作分皆其證也

者存乎介虞注並云介纖也齊策曰無纖介之禍是介

為微小之稱禍之生也介介與憂悔吝者存乎介意正

相近縣縣介介皆微也故曰福禍之始萌微文子微明

篇作禍之生也紛紛則後人妄改之耳

行政善善未必至也

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

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念孫案行政善善未必至也當作

行政未必善善政未必至也今本上句脫未必二字下

句脫政字則文義不明高注夏政行曰行尚粗也是行

政未必善也又注殷政善曰善施教未至於道也是善

政未必至也又注周政至曰至於道也故曰至至之人

不慕乎行不慙乎善

至至即至道說見上文至至下

矣鐸

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

句

矣鐸以聲自毀膏

燭以明自鑠梁氏處素曰矣當為吳字之誤也吳鐸二

字連讀故高注云鐸大鈴出於吳鹽鐵論利議篇吳鐸

以其舌自破是其證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引此正作

吳鐸以聲自毀

舉以大政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

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念孫案舉以大政本

作舉以為大田此後人以意改之也

舉以大政四字文不成義蓋後人不

知大田為官名故妄改之耳

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此作舉以為大

田又引高注曰大田官也

當作大田田官也

今則既改正文又

刪去高注矣高注詮言篇曰甯戚疾商歌以于桓公桓

公舉以為大田晏子春秋問篇曰桓公聞甯戚歌舉以

為大田此皆其明證也

管子小匡篇曰墾草入邑辟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

立為大司田呂氏春秋勿躬篇作請置以為大田韓子外儲說左作請以為大田

又齊俗篇后

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師字當在工字下

後人不知大田為官名故

又移師字於大田之下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引此已誤

大田田官之長也工師工

官之長也文子自然篇作后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是

其證

其類 大弦組 小弦急

治國辟若張瑟大弦組則小弦絕矣高注曰組急也念孫案組皆當為組字之誤也組讀若耳字本作摠又作組說文摠引急也又曰組急也楚辭九歌組瑟兮交鼓王注曰組急張弦也組即組之省文馬融長笛賦云組瑟促柱是也意林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竝作大弦組是其證泰族篇云故張瑟者小弦組而大弦緩義與此同也高注亦云組急也今本則依文子改為小弦急并刪去高注矣藝文類聚治政部上文選長笛賦注引此竝作小弦組又引高注組急也足正今本之謬積恨而成怨 桀紂之誦

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誦千歲之積毀也念孫案積恨而成怨怨本作惡桀紂之誦誦亦本作惡皆後人妄改之也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者德亦善也言一為善而快於心不足以成善多為善則積快而為德矣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惡者恨悔也大雅雲漢傳悔恨也漢書李廣傳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顏師古注恨悔也非亦惡也言一為不善而悔於心不足以成非多為不善則積悔而成惡矣快與恨對善與非對德與惡對皆謂己之善惡非謂人之恩怨也後人誤以德為恩德恨為怨恨

故改惡為怨耳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惡千歲之積毀也善與惡對譽與毀對改惡為謗則既與善字不對又與毀字相複矣文選運命論注引此正作桀紂之惡

二鳳凰

管二鳳凰至於庭劉本作管二皇鳳凰至於庭念孫案此本作管二皇鳳至於庭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玉海並引高注二皇必義神農也今本脫之原道篇泰古二皇高彼注與此注同道藏本皇字倒在鳳字下因誤而為凰劉本補皇字而未刪凰字各本及莊本同皆非也文選長笛賦注藝文類聚祥瑞部下太平御覽羽族部二

及爾雅翼玉海祥瑞部引此竝作二皇鳳至於庭燕鳳字

兼覆蓋 度伎能 兼覆而并之 技能其才

兼覆蓋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高注曰裁制也度其技能而裁制使之念孫案正文本作兼覆而并有之伎能而裁使之注本作度其能而裁制使之伎之言支也支度也大戴禮係傳篇燕支地計眾不與齊均也盧辯注支猶計也賈子胎教篇作度地計眾注言度其能而裁制使之度字正釋伎字今本注文作度其技能者涉正文而行伎字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正文作度伎能者又涉注文而行度字也御覽引此不誤因正

文衍度字後人又於上句加蓋字以對下句兼覆蓋而
并有之斯爲不詞矣太平御覽人事部一引此正作兼
覆而并有之技能而裁使之技與伎同文子符言篇同又齊
俗篇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案彼文并下當
有有字兼覆而并有之文與此同也又兵略篇必擇其
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案技能其才能字
涉下文能其事而衍技其才亦謂度其才也擇其人技
其才官勝其任人能其事皆相對爲文則技下不當有
能字且能卽是才若云技能其才則是技能其能矣

淮南內篇第十

淮南內篇第十

